



山先生文集

三十七之八

〇十五

和
1333
15



和16
1898
卷18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目錄

傳上

二荒山神傳

柿本人麻呂傳

阿倍仲麻呂傳二篇

菅丞相傳

紀貫之傳

源順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卷三十七
二荒山神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傳上

二荒山神傳

本朝青史公讀延喜式至于神名所載下野國河
內郡二荒山神社曰是何神耶二荒訓云布他阿
羅而今云補陀洛以為觀音之取坐又轉二荒音
為日光而云大日遍照之山皆是浮屠者之誣世
俗欺盲聾而接神入佛之姦謀也世之人不之察
遂至於使本朝之名神合汚于胡鬼而奪神宮

為梵字掠社戶為僧俸焉豈不惑乎亦不悲乎其
傳曰下毛野國河內郡二荒山神者初不詳何時
世也或曰在鷓草神武之際云有二神共為夫婦
名國神蓋荒神也故號山曰二荒以神所居也有
一書號綠起曰昔在宇中將好田獵一旦竹上音
左遷獨騎青馬携鷹狗潛往奧州娶富家朝日氏
之女六年生子曰馬王馬王幸妾生兒貌陋醜似
獼猴故名曰猿麻呂居陸奧國小野故謂之小野
猿麻呂皆死為二荒之神山中有湖近湖有沼二

荒神與上野國赤城神爭湖曰此下野國也赤城
神曰此上野國也相戰不決赤城乘勝二荒神憂
之於是鹿鳴神誨之曰猿麻呂孫也善射盍召而
勦力哉時猿麻呂狩于熱借山二荒神忽化鹿入
熱借山猿麻呂逐之鹿走歸二荒山而不見猿麻
呂尋之俄見一婦呼猿麻呂曰汝不知乎妾是此
山主也汝是妾之孫也誘汝至此者欲使汝伐我
冠我冠赤城神現蜈蚣貌妾為蛇蟒姿以是為證
汝獲克則與此山于汝以為遊獵之地猿麻呂諾

去明日日中往視湖西有沼植藤諸樹灌茂有蜈蚣自西來群蛇出聞相螫相咬蜿蜒曼衍蜈蚣動繞纏蛇頸屈蟠匍匐彌山填谷不知其幾百千也猿麻呂未知赤城神為何也於是一巨蜈蚣左右生角與大蛇急接猿麻呂以為赤城神是也而發矢中左目蜈蚣被疵而奔蛇欲追北猿麻呂諫而止焉猿麻呂獨逐而行踰湯下過小山顶到上毛野國利根川而還其戰場血流水赤故曰赤沼其山草木皆染血故曰赤木山今云赤城山木城和訓共相

同山下有温湯洗其創故曰赤比曾湯又謂其計寇處為宇都今之宇都宮是也既而神告曰今賜汝以此山亘稜山麓我子太郎神出則汝當為申口者猿麻呂悅而歌舞湖邊因名其所曰歌濱猿麻呂在山下望巔有紫雲雲中有黃鶴左右羽上現神形飛下至地化為美婦告猿麻呂曰我為二荒山女神羽上之神是太郎大神也汝亘為小野神其後猿麻呂往登俱示良今云上宿下宿遷宇都宮又山中有三株杉大而盤根男神女神太郎降於杉

上謂之二荒山三辰神今尋其迹則辰謂男體本
宮者男神也瀧尾女體中宮者朝日姬也新宮太
郎明神者馬王也宇都宮者猿麻呂也或曰所謂
男神女神者日本武尊與櫛妃也祭之山中云
青史公曰在宇中將者是東州鄙人之語也按續
日本紀天平神護元年二月始改授刀衛為近衛
府其官負大將一人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然則中
將官始於聖武孝謙之世蓋此神者在於神武之
前山名二荒者象陰陽二儀也夫既稱在宇中將

則此神豈中葉已後之事哉余觀空海之碑野相
公之緣起藤敦光之私記只舉山中之勝狀與淨
屠之法事而不載此神下降之時世及在宇中將
為何人而仕何帝也蓋闕疑也古者自伊弉諾伊
弉册生山川山川自有神靈何待在宇氏而始有
神哉故奉之祭祀載之格式歲時必薦旱潦必祈
蘋蘩必敬誠敬必格齋明必感豈獨二荒而已哉
諸社亦然後世浮屠桑門之徒欲採而為己有故
引佛水神波之譬唱本地無跡之說据和光同塵

之意舉菩薩權現之號是以勝道空海圓仁相踵而來于此山勝道者下野國芳賀郡人也天平神護二年三月道年三十二步自大劔峯北到此山下有一河不克渡忽有神人貌可畏也手握青赤二蛇叱道曰我是深沙王也可渡汝也即放二蛇蛇且河如虹橋道得到北岸已而神及蛇沒而不見初此山神到此不能涉山菅生茂填河成橋故曰山菅橋道尋奇雲入北嶺建寺置千手觀音像名四本龍寺神護景雲元年四月道登山頂去四

十里許於半腹有一湖雪深霧闇不得上而宿湖涯其練行苦修殆十有四年天應二年三月又攀躋遂得上峯巔眾山環峙四湖碧深靈草異木珍花奇岩觀察悅目乃結小庵而居延曆三年之夏道造小舟泛湖南北到歌濱見一白蛇人面白毛頸係璜又浮西湖見金色千手觀音放光入水底道建神宮崇權現安丈六千手像號中禪寺又立五大尊像於南岸名曰輪寺寺前有小嶋道住此祈朝家異人來現八年天子聞道事詔任上野國

講師故號上野嶋大同二年夏旱國司請雨道登
巔祈之時雨弘仁七年道請中禪寺風雨晦冥湖
涌山鳴俄見三神人其一、天女端正玉冠璣珞齡
可三十其一、丈夫衣冠播笏黑白宣髮年五十餘
其一、神童狩衣白袴負弓矢貌甚鮮白歲十五詩
各鋪鹿皮而坐其扈從眷屬諸神前後圍繞隔庭
並居道大奇敬神告曰我在此山二千餘年汝今
居于茲我為護法神言已而去明年三月道死於
四本龍寺先是下野國公伊博士為道請補陀洛

山碑于空海海曰予與道公雖不同顏依國公之
索不恥管翰之拙粗書以與之題曰沙門勝道歷
山水瑩玄珠碑載在性靈集中海已闢勝區以弘
仁十一年秋率真濟等來入四本龍寺與寺僧道
珍教皇尊鎮仁朝等皆勝道弟子也往見龍生灌又登中
禪寺浮南湖達千手倚而海手書額曰補陀洛山
發心壇門復創數寺於湖西北有巨窟在寺良隅
大風自窟中吹出壞舍拔木海至窟前改一荒名
日光又四本龍寺西七里洞有洞洞後有瀑瀑南岸

立神宮置不動明王像曰寂光寺又勝道禪定之
處離怖畏取岩窟北三里許有瀑布白如亂絲有
嶺曰龜山形似伏龜上有龍穴海縛蝸舍於杉下
居數白穴南有蓮池池中生白玉海曰是天補星
也畏之袈裟以納之魏小玉殿又見女體神自峯
頭降其姿金冠麗服甚美侍女童奴相從海大感
而建社于窟上奉之手書題曰女體中宮門遺蹟
猶夥矣是年九月朔建大日遍照像于野口生岳
俗稱此所昔此山神取出之地也十二月海歸浴

奏以瀧尾爲定額之寺其後仁明帝嘉祥元年夏
圓仁入山獻數種寶物於權現上中禪寺淨湖刻
藥師及日光月光十二神將像於南岸之碕號藥
師寺自西域者波婆至唐一行取傳授之藥壺埋其
寺中心仁到瀧尾崇遷山主于其麓又造彌陀千
手馬頭各等身像於瀧尾下號本地神宮寺又立
軍荼利堂於瀧山頂其側真僧形文殊行天台止
觀玄義法門秋七月仁復崇山主于野口生岳大
日堂以守東洲云每歲三月一日設法會于四本

龍寺使神人昇_中二靈輿而讀般若法華奉崇權現
祈朝家祝國土弘仁年中有遷都事太上皇有故
興軍勅禱此山已而誅仲成於是詔授權現正一
位勲一等又坂上田村九奉勅伐北戎田村誓祈
之比夷服從田村九獻甲冑弓箭馬鞭於權現而
歸奏詔賜陸奥武藏等貢物三分之一於山中爾
來顯密者充於山中房舍如綴承平年中詔諸將
討平將門祈宇都宮時人夢劍自神殿出將門首
入洛勅賜宇都宮神號正一位勲一等日光大明

神然二荒宇都宮神雖不異而二荒不供鳥魚宇
都宮供鳥魚鹿而沙門不得闕入宇都宮中云元
曆年中源賴朝祈討平氏以此國久野大井手爲
日光神燈油料處又始行五月祭會文治五年賴
朝祈擊藤泰衡泰衡伏誅因縛取擒五郎季衡于
神前復獻靈劍神寶以爲報賽分那須莊內五箇
鄉充生贄料賜森田向田置每日神供料而又
創十字置摩多羅神像或曰亦名金毘羅此神烏
帽著袴夷踞持鼓左右有兩童一曰丁禮多一曰

羅山教集卷之十
一
斥子多或立舞或擊鼓相傳最澄沙門入唐在天
台山時此神顯形見澄曰我隨汝而赴日本且授
以秘法所謂擊鼓觀心者台從深為秘要速澄之
歸國也復逢此神於比叡山於是奈而崇之圖而
傳之云文未弘安之間異賊來襲詔祈請之人徐
曰流鏑矢出自神扉飛西方而鳴不幾蒙古船漂
賊果溺亡焉青史公曰嗚呼二荒山神神歟佛歟
自其本而視之則陰陽不測歟從其迹而觀之則
菩薩權現歟神之與佛必其有分然其效亦可觀

矣

元和三年之夏先生始登二荒山尋見其
所傳稱之舊記作此傳既而歸京示惺窩讚
嘆曰傳中曰沙門不聽闢入焉先所謂援神
入佛掠社戶為僧俸者驗于此摘奸證匿鞠
情鈞距司臬者必辯焉夫涉史筆者必據經
據經者必通律元有二理哉云云請寫之乃
呈一通寄謝書曰結末贊詞無餘蘊豈復有
它筆哉

柿本人麻呂傳

從三位柿本朝臣人麻呂以善賦倭歌而最著者也其在于藤原奈良之兩朝也或過近江之舊都或從吉野之行幸或侍雷岳之御遊皆無不以詠歌矣朱鳥三年夏四月草壁太子薨文武四年夏四月明日香公主薨皆人麻呂作挽歌哭殯宮其常以倭歌所交遊者輕皇子長皇子高市新田部弓削舍人忍坂部之諸皇子及泊瀨部皇女等悉是當時貴介親王也紀州讚州筑紫國諒所經歷

者亦多人麻呂在石見國將死自悼作歌其妻依羅娘子和之而悲其平生所著長短倭歌若干首載在家集及萬葉集蓋倭歌雖為本朝之古風然自大津皇子始作詩賦而後倭歌漸衰然猶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人麻呂難為上赤人難為下奈良帝愛龍田河之紅葉以為錦人麻呂眺吉野山之白櫻以為雲至今歌人執為口實元末元年夏六月六條修理大夫顯季新畫入麻呂小

影幅長三尺許著烏帽子直衣左採紙右握筆
年可六十餘令大學頭藤原敦光作贊其詞曰太
夫姓柿本名人麻呂蓋上世之歌人也仕持統文
武之聖朝遇新田高市之王子吉野山之春風從
仙駕而獻壽明石浦之秋霧思扁舟而綴詞誠是
六義之秀逸萬代之美談者歟方今依重幽玄之
古篇聊傳後素之新樣因有所感乃作讚焉讚曰
倭歌之仙受性于天其才卓爾厥鋒森然三十一
字詞華露鮮四百餘載來葉風傳斯道宗匠我朝

前賢涅而不緇鑽之彌堅鳳毛少彙麟角猶寡既
謂獨步誰敢比肩顯季擇曰爲之供源俊賴以下
賓客多會頌讚之後顯季吟明石浦之朝霧之歌
而罷酒宴或曰人麻呂墓在知州初瀬之傍鴨長
明行而問之無知者以俗呼其地號歌墳故也問
歌墳何在而後始得知之或曰播州明石浦有人
麻呂墓云或曰石見國高角山亦有入麻呂墓云
或曰人麻呂集載入唐之和歌按天平勝寶年中
有遣唐副使從五位上陸奥介玉手人麻呂及山

城史生上道人麻呂者由此傳誤乎或曰世稱天
平元年人麻呂卒皆未詳傳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是古人之遺意也

國史公曰人麻呂沒後以倭歌名世者紀貫之貫
之之稱人麻呂也太甚故人麻呂之名得紀氏而
益顯長明好倭歌者也宜乎尋人麻呂墓而識之
以爲後世之所據矣

阿倍仲麻呂傳 阿一作安

阿倍仲麻呂者中務太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

一名仲滿

麻呂滿蓋音之轉也猶如藤原仲麻呂亦稱仲滿也

性聰敏好讀

書先是文武帝大寶三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時武
后長安年也真人好學能屬文冠進德冠頂有華
鬘四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
司膳卿唐人口我聞海東有君子國人民豐樂禮
義敦行今見真人果然豈不信哉既而明年秋七
月粟田還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秋八月仲麻呂從
大使大伴山守副使多治比縣守赴唐時年十六
一云元明帝和銅元年仲麻呂生焉 聖武天皇神龜初詔粟田真人

為遣唐大使以仲麻呂為副使或曰此時吉備朝臣真備為遣唐使按續日本紀粟田吉備雖為一人而唐書日本傳似以爲一人時玄宗開元年中也真人請從諸儒受經玄宗使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之師真人等以大幅布為贄真人悉其賞物貨諸書以歸仲滿留學不歸易姓名曰朝衡朝晁同楚詞甲子之晁漢書晁錯一作朝錯唐帝愛其才而厚遇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檢校歷左補闕唐人不斥名而稱晁監或稱晁卿又稱晁巨卿又或呼日本聘賀使其所敬慕如此天平六年平

群朝臣廣成將還自唐時船發蘇州海風忽惡漂崑崙國賊圍之纔得解而歸唐國遇仲麻呂便奏入朝請取渤海路而歸天子許之賜船糧發遣久之仲麻呂將還時王右丞維送之以詩并序曰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齊鬱嶋如萍汎白日而艤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是其也其詩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

紅柳樹扶桑，外主人孤嶋。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
爲通。包秘書信亦以詩送之，曰：上才生下國，東海
是西隣。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
性本含真。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
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山玉帛均。劉長卿詩
曰：憐君異域朝，周遠積水連。天何處，通遙指來從。
初自外始知，更有扶桑東。徐嶷詩曰：絕國將無外，
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迴
際，晨征莽蒼中。鯨波騰水府，蜃氣狀仙宮。天眷何

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劉徐
之詩雖不存，其名然共稱。贈日本使，則蓋亦在
吉備公仲麻呂之間乎。仲麻呂既至明州海畔，將
上舟，唐人餞贖甚多，飲酒惜別。及夜，仲麻呂仰見
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誄倭歌入問之。仲麻呂寫
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歡笑。其歌詞在古今和歌集
及紀貫之土佐日記中。仲麻呂歸自唐，實聖武帝
天平之末也。仲麻呂進而至，從三位孝謙帝天平
勝寶五年，仲麻呂奉大使之詔，再赴唐，修舊盟也。

時天寶十二載也初仲麻呂以布裘贈玉屋山人
魏萬魏萬喜而服之李翰林太白取謂身著日本
裘昂藏出風塵是也至於肅宗上元中擢仲麻呂
以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其取歷官蓋如此此時遇安史之亂
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旣而仲麻呂將歸
而歿天子聞之追贈潞州大都督李太白作詩哭
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
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光仁天皇寶龜十年

阿倍仲麻呂者中務大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
一名仲滿麻呂滿蓋音之轉也靈龜二年八月多
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時仲麻呂爲留學生而從
行年十六先是授從八位上稟性聰敏好讀書旣
而縣守歸本邦仲麻呂慕中國之風留學不歸易
姓名曰朝衡朝或作晁唐玄宗皇帝愛其才而厚
遇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檢校歷左補闕多所該識
唐人或稱晁監或稱晁卿或稱晁校書又稱晁巨
卿又或呼日本使賀使天平六年平群廣成將還

雜文卷之三十一

自唐時船發蘇州海風忽惡漂崑崙國賊圍之纔
得解而歸唐國遇仲麻呂便奏入朝請取渤海道
而歸天子許之仲麻呂嘗以布裘贈王屋山人魏
萬日本布爲之翰林李太白送魏萬詩云身著日
本裘昂藏出風塵是也一旦儲光羲貽詩于朝衡
曰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
春坊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爲遊太學中夜
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法去遠不
覺生朝光其後天寶十二年仲麻呂與遣唐大使

藤原清河同舟歸朝於是右丞王維送朝衡以詩
并序其序云舜觀群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
後至動于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
頒五瑞之玉惟我皇上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
廣運涵育無恨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
候豈其心於邛杖非徵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
舍於蒲萄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
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
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慕貞類屈膝海東諸國日

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
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連繼舊好於行人滔夫無
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堂次
改觀不次繼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
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住
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
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
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
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二

年願以君美遺母不居一國欲其畫錦還鄉莊周
既題而思歸閔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統首北闕累
足東轅僉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
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瑯
邪臺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負然鳥逝鯨魚噴浪
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如蒼鬱
鳴如浮汰白日而歛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
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
之可寄噫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

之詩佩兩國之印，朕我王席諭彼藩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其詩云：積水不可極，云云。秘書包信亦以詩送之曰：上才生下國，云云。陸海亦送以詩曰：西掖承休濬，東隅返故林。來繹郊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此詩或以爲趙驥作，其餘當時名輩皆以詩序送朝衡。既至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錢璉甚多，飲酒惜別，及夜，仲麻呂仰見明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倭歌。

入問之，仲麻呂寫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歡笑。其歌詞在古今倭詩集及紀貫之土佐日記中。既而仲麻呂海路逢風，與藤原清河漂泊安南，備嘗艱難。人或謂既沒，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不幾仲麻呂脫自安南，復入大唐，授衛尉少卿，肅宗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爾後仲麻呂屬新羅宿衛王子金隱居歸鄉，附書送於卿親，景雲四

年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達送于本朝仲麻呂前
後留中華五十年專好書籍放其還鄉逗留不去
然不能忘本邦每言鄉國心魂悵然以大曆五年
正月遂卒於唐國年七十代宗皇帝悼之贈潞州
大都督實光仁帝寶龜元年也或曰仲麻呂年七
十三寶龜十年執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
而亡家口偏之葬禮有闕賜東緇百疋白綿三百
疋仁明天皇承和三年詔詞曰故留學問贈從二
品安倍朝臣仲麻呂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
贈正一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峯聳峻學海揚
漪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慙莫遂言歸唯有
撥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旣隆於前命
重叙崇班俾洽於命詔

按仲麻呂以寶龜元年卒於大唐當代宗
大曆五年而李白卒於寶應元年下至大
曆五年間七歲何有其挽詞乎不能免世
人之疑也今見此所改定之傳如發矇也

世人之疑始解

先生常借仲麻呂篇藻之不著見也一日
靖白曰唐詩有曰胡衡者作衡命使日本
國詩曰衡命將蘇國非才忝待臣天中戀
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駢去玉
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
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唐
詩品彙雖不記其爵里而載于盛唐詩人
之列文苑英華題云使本國而無日字也

朝胡字相似且就海外慈親蓬萊鄉路若
木故園西望東歸等之句而檢證之則此
詩可為朝衡之作乎王維送朝衡序云捧
天皇敬問之詔然則仲麻呂之出大唐也
齋來玄宗之勅簡者必矣非使本國之謂
乎先生喜曰其或然乎其後十題雜詠
之時靖探題得胡衡乃作長句辨其旨趣
結句云胡衡終何若恐是晁巨卿先生
益領焉

菅丞相傳 自註

右大臣菅原朝臣其先出自天，穗日命素盞烏尊與天照大神誓而所生也天穗日命十有四世孫曰野見宿禰居出雲國纏向珠城宮御宇垂仁天皇野見宿禰奉詔到大和國與當麻蹶速角力而羸當是之時人死者多殉葬帝甚哀之野見宿禰率土部三百人採埴造像以代殉帝大嘉之賜土師姓速天宗高紹御宗光仁天皇天應元年野見宿禰之後遠江介土師宿禰古人散位土師宿禰道長奏請依其取居地名改

土師為菅原姓詔許之桓武帝延曆元年少內記正六位上土師宿禰安人改土師賜秋篠姓四年冬十二月勅以菅原宿禰古人侍讀之勞賜古人男四人衣糧令勤學業九年冬十一月勅菅原真仲土師菅麻呂改其姓為大枝朝臣枝一是月詔菅原宿禰道長秋篠宿禰安人並賜姓朝臣又土師宿禰諸土賜姓大枝朝臣土師氏有四腹其中官母家曰毛受腹者為大枝朝臣自餘三腹者或從秋篠朝臣或從菅原朝臣古人之子曰清公博學多聞弘仁天長之際與丞相清原真人及諸博

士斟酌律令而作義解清公之子曰是善能繼家業侍讀清和帝以講孝經論語經史及群書治要等帝甚善過時與大江氏齊名世稱曰菅江先是大學寮每年春秋釋奠先聖先儒此寮有東西曹司菅氏江氏為其曹主教授諸生是善仕至參議正四位下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是善之子者乃右大臣也名道真字三世稱菅三文而稱文琳平貞文字仲而稱平仲三善清行字耀而稱三耀紀長谷雄字寬而稱紀寬此類猶多幼而穎悟才過父祖及壯文采月進屬文章作詩

賦初貞觀四年五月補文章生九年為得業生十

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對策及第此年在都良香宅射弓善得其禮初

右大臣就良香學良香見其才而取為其師其後延喜帝為春宮出十題令右大臣刻時作詩先是大臣母嘗誄和歌曰此左可多乃都幾乃加都羅毛於留波加里伊倍能加世於毛布可勢氏志我奈至此舉對策及第折桂林之枝十八年進為侍而才名彌顯不負母之所祝也

從元慶六年渤海國使者來諸儒往鴻臚館見之

使者下日見右大臣所作詩藁稱曰風製似白樂

天大臣聞而悅之延喜帝御製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花皆悉金唯誄下聯

和氣味幾連三代飽清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餘霞白句句侵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拋却匣塵深

菅家勝白樣從茲拋却匣塵深

仁和中年セラル中任南海道讚岐國守寬平五年二月進

為參議六年九月門徒於吉祥院修五十賀時草

捧沙金及願文其詞曰傳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

之年弟子雖削述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教之

風多改意味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深感彼義欲寐不能故福由之地捨此沙金金以

表申誠之不輕砂以初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

采其志遠居北關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曰此

是天子之所為歟九年六月經中納言升大納言兼右大將

是年十月昌泰二年二月累進至右大臣右大將

延喜即位如故是時與左大臣左大將藤原朝臣時平共受

上皇勅輔佐天子攝行萬機初帝年十四即位至

此聰明一日行幸朱雀院上皇上皇謂帝曰右大

臣年高才賢舉國之所望也專宜任用乃召右大

臣宣其旨右大臣固辭而止已而左大臣聞而大

恨右大臣有詩曰君臣春秋臣漸老恩無涯岸報

猶遲又辭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而屢上表帝

不聽其第三辭表有云吹毛之疵逐榮華於是左

大臣與源光卿藤菅朝臣等相謀遂請之帝疑

之左大臣妹為皇后帝及左大臣年相富而內外

議行昌泰四年是為延正月二十日左遷太宰權

是為延喜元年

是為延喜元年

帥時年五十七右大臣在滿原作詩曰都府樓唯

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又九月十三夜詩曰

維內文集卷三十一

此五

昔被榮花簪組縛今為敗藹草萊囚月色似鏡無
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隨見隨聞皆慘慄此秋獨
作我身秋又鴈詩曰我為遷客汝來賓共是萊延
萊旅泊身敬稅思量歸去日我知何歲汝明春
喜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右大臣薨于配所葬安樂
寺年五十九平生所詠倭歌曰菅家御集其詩文
曰菅家文章其在宰府所著詩文曰菅家後集御集
一卷文章十二卷後集初右大臣與諸儒奉詔修
三卷又別有菅家日記文德天皇實錄十卷右大臣撰序又掌自日本紀
至三代實錄等部類而修類聚國史二百卷共行
於世延長元年三月詔捨菅丞相左遷宣旨復本

官贈正二位天曆元年立祠于右近馬場所謂北
野社是也一條院正曆四年五月遣勅使於宰府
安樂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紀貫之傳

昔在伊勢諾尊伊勢冊尊左右旋破馭廬嶋而同
會一而時冊尊先唱曰喜哉遇美少男焉諾尊不
悅曰事不順也更旋又逢是行也諾尊唱曰喜哉
遇美少女焉此倭歌之權輿也二尊所謂陽神陰
神也爾來素盞烏尊之於稻田姬也彥火火尊之

於豐王姬也皆莫不以倭歌而言其志焉神武已
往不絕如經至持統文武之君則得人丸赤人之
輩而此風大興逮于醍醐帝之統御天下也有紀
貫之者壯慕人丸赤人之爲人而以倭歌爲業專
發古風幽玄之趣最惡浮虛艷麗之詞殆乎得歌
人之體也延喜五年帝詔貫之等撰古今倭歌集
歌一千首篇二十卷貫之爲序其詞曰夫倭歌者
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華於詞林者也人之在世不
能無爲思慮易遷哀樂相變感生於志詠形於言

是以逸者其聲樂然者其吟悲可以述懷可以發
積動天地感鬼神化入倫和夫婦莫近於倭歌倭
歌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若夫春鳥之轉花中秋蟲之吟草間雖
無曲節各發歌謠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古者神
代七世時質人淳情欲無分倭歌未作逮乎素盞
烏尊到於雲州始有三十一字之詠即今之反歌之
體也其後雖天神之孫海童之女莫不以倭歌通
情者也卑及入代此道大興長歌短歌旋頭混本

之類雜體非一泓流漸多譬猶拂雲之樹生自寸
苗之種滔天之波起於一滴之露至如難波津之
什獻天皇也富緒川之篇報太子也或事關神異
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之歌多存質朴之語未為
耳自之弄惟作教誡之端古天子每良辰美景勅
侍臣預宴筵者獻倭歌君臣之情由斯可見賢愚
之性於是相分所以隨民之欲選士之才也自大
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詞人才子慕風繼塵移彼漢
家之字化我日域之俗民業一改倭歌中微然而

尚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
之間又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二人以倭歌
相上下人丸難為上赤人難為下其餘業倭歌者
綿綿不絕及彼時變澆漓人貴奢淫而浮辭雲興
艷流泉涌其實皆標其華孤榮至有好色之人以
此為花鳥之使乞食之客以此為活計之媒故以
為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近代存古風者僅二
三人然長短不同論以可辯華山僧正尤得歌體
然其詞華而少實如圖畫美女徒動人情在原中

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辭不足如菱花雖少彩色而
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如賈人之著鮮
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函一作而首尾停滯如
望秋月而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
也然豔而無氣力如病婦之傅花粉大友黑主之
歌古猿丸大夫之亞也頗有逸興而體甚如早如
田夫息花前也此外氏姓流聞者不可勝數其大
底皆以豔為基不知歌之趣者也俗人爭事榮利
不用詠和詩悲哉雖貴兼相將富餘金錢而骨未

朽於土中名先滅於世上適為後世被知者唯倭
歌人而已矣何者語近入耳義暢神明也昔平城
天子詔侍臣令撰萬葉集自爾已來時歷十代數
過百年其後倭歌棄捐不見採用雖風流如野宰
相輕情如在納言皆以它才聞不以斯道顯陛下
御宇于今九載仁流秋津洲之外惠茂筑波山之
蔭淵變為瀨之聲寂寂閉口砂長為巖之頌洋洋
盈耳思繼既絕之風欲興又廢之道因詔大內記
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九河內躬

恒右衛門府生壬生忠岑等各獻其家集及古來
舊詩曰續萬葉集於是重有詔部類所奉之歌勒
而為二十卷名曰古今倭歌集臣等詞少春花之
艷名竊秋夜之長况哉進恐時俗之期退慚才藝
之拙適遇倭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嗟乎人
九既没倭歌不在茲乎于時延喜五年歲次乙丑
四月十五日臣貫之等謹序云爾貫之父名文幹
貫之子名時文時文亦以倭歌世其家天慶九年
冬貫之卒一說曰貫之父名望行

贊曰周詩卜子夏序曰詩有六義焉紀貫之於倭
詩亦云其合之善夫至如夫論六人之體制則得
議難之意也如紀貫之之歌後之作者不能加焉

源順傳

依那波道圓之求載
諸新刊倭名鈔卷首

從五位上能登守源朝臣順者其先出自弘仁帝
帝生定賜源姓號之楊院大納言定生至仕權從
四位下左京大夫所謂天下之好色者也至生攀
攀生順順為人博聞強記識字屬文賦詩又詠倭
歌此壯舉名進士直繁學院邑上帝天曆五年詔

頌及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於
昭陽舍撰後撰倭歌集二十卷時人謂之梨壺五
人順爲之最侍中亞將謙德公爲撰倭歌既別當
順爲之文其略曰雄劍在腰技則秋霜三尺雌黃
自口吟又寒玉一聲世以爲美談是年冬十月順
依藏人少內記大江澄景奉宣而作禁制撰倭歌
既關入文先是萬葉集傳于世久矣然自沙門勤
操空海造以呂波字而后人皆赴簡便而不讀萬
葉萬葉書體殆漸廢弛順懼其古風之委地而以

國諺爲之訓點至今學和歌者大率賴之順之功
居多八年春三月順編攝在列集七卷在列者爲
延長承平之詩人後難變于天台山改名尊敬者
也順平日好誦在列詩故及此焉康保年中補總
別負外郎又除戶部郎中圓融院天延四年正月
請依和泉國功補淡路守不許天元三年正月請
依和泉所濟功勞次第在伊賀伊勢守不許順嘗
在上野守大主亭賦詩其序有云有好學而無益
者前泉州刺史順也下生貧而樂道徒繼原憲之

前蹤九年沈於散班空添舊舍之左鬢蓋述其懷也順同時有善吏部王才子源澄源文藤勤橘正通慶保澄之輩皆以文而會者也順又與貞上人淨閣梨為方外之交或時入棲霞寺應李部王之教或時遊白河院添藤武衛之興賦紫藤於嵯峨院詠紅葉於源氏宅平生詩文甚繁其後順任能登國守將行時赴右監門藤將軍亭慶保澄在座錢順勸醉惜別曰雖三百盃莫強辭邊土是不醉鄉此一兩句可重詠北陸豈亦詩國順又著倭名

類聚鈔語在其自序中倭名有詳略二本今所新刊者是為詳本邦波道圓來告刻梓事且問順世系余於是記其事迹之少概以贈之吁古稱揚子雲識字然九原不可作也源順者吾邦千歲之子雲乎熟知倭名者且暮遇之

元和三年丁巳冬十一月日羅浮散人洗筆於雲母谿清處

四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目錄

傳下
藤原藤房傳
楠正成傳
銅仙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目錄

傳下

藤原藤房傳

楠正成傳

銅仙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目錄

對不

藤原藤房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傳下

藤原藤房傳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對齊宣王曰王勿變乎色臣不敢不以正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今果有其人乎藤原藤房有焉

藤房者藤原亞相宣房之子也早為納言元弘元年六月平族構難天主出居于河內笠置平族帥兵

環而攻之九月王師敗矣王潛出藤房從之初及
帝握劍壘即寶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當此時
藤房一人而已可不謂之事君以忠乎後天王如
隱州平氏流藤房于常州其后楠正成于河內松
圓心于播磨和長年于伯耆源高氏于丹波共起
義兵擊平族平族軍潰亡奔東州時益死于路仲
時自殺于番馬其衆四百餘人皆死焉源義貞大
帥兵伐東關元弘三年夏圍鎌倉義貞多焉五月
平高時自殺平氏殲焉於是天下盡宗天王六月

天王至自隱州其後藤房歸于京師為天下一統
故左金吾藤實世擢上卿有事而罷乃以藤房代
之藤房無偏無頗遵王之誼時會女謁行藤房知
諫之不用乃稱疾而免可謂不忠乎其時帝賞諸
將之功各賜封戶食邑獨忘松圓心也藤房為言
之不可謂不忠也明年春新作大內費藝防二州
之入稅諸國分二十之一又建馬場殿帝每幸此
殿有歌舞蹴鞠槊弓競馬之戲時雲州太守鹽高
貞使獻龍馬曰其相異常脊骨高筋少脂肉鷄頭

而長鬃龍背而連毛耳以削竹瞳如夾鏡今日自
卯至于酉其道殆四百有五十六里云帝悅曰良
馬也厚禮其使者而歸之乃詔馬寮而善養之朝
飲御溝夕秣天閑帝試令本間乘本間以爲擗四
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溝
若非天馬豈能如此哉帝益悅一日宴群臣於馬
場殿帝因問藤相國曰支那屈地之產項羽之騅
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
來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龍馬負圖而出河堯舜氏之馭寓內也鳳皇
聞蕭而舞庭是匪聖明之德天豈降此嘉祥哉其
後周穆主得八駿之乘巡行天下至于巨蒐氏之
國遂宿昆侖之阿赤水之陽西宴王母于瑤池南
逢盛姬于璧臺遠遊之樂莫樂焉故穆王之有位
五十五年有年一百五年有後之爲八駿圖者觀
其狀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螭然今亦因
此見之則其狀相類也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
劣乎是以思之與夫屈乘楚騅異白之談也誠是

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帝愈悅衆皆莫不稱之藤
房來晚坐定帝又問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
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
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行三十里朕乘千
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
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
鼓車且失周之方衰也房星隕爲八駿之恠穆王
乘之造父爲御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

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
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
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
以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
戒也幸陛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
下未安而上之淫樂故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
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男女之
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俱則
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

以記錄次斷所如無人然群臣咸以為虞芮曾成
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其之為感也元弘大缺之
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無它此皆欲以一戰之
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
恩賜未遍愁訴忽熄者何也見忠功之不立政道
之不正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大內其課甚多
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木軍之
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為人上者豈可
不思之乎且天運膺圖逆徒雖亡然定天下安陞

下者高氏義真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
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此於唐賢佐則
魏徵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
忠思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
陛下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之者進罰當其
罪則有咎之者退嗚呼今政道非曹弗中抽賞之
功復有似反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國之燼為
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杖戈而不
速來也必矣抑又臣案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為朋

雜錄卷之八
六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襄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

棄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未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房星之精下為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幸甚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默然如此之忠言可謂反覆而諫奈帝變色何顧視夫相國之言有似諂諛之人矣其後遂足利氏為逆于關東帝使儀真伐高氏又遣使乘龍馬馳告事于義貞使者至江

別龍馬俄斃藤房之言驗矣藤房又諫帝不聽逸
遊太甚復又數諫帝又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
矣乎建武二年三月十日帝幸八幡宮藤房從
之明日藤房侍上上亦知其復諫藤房因言帝曰
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
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人
曰爲臣之道如此而可乎遂去之北山之下帝聞
藤房行而大敬焉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
之竟不得乃大慟哭而還帝亦悔焉

贊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
楚燔今藤納言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乎岌岌乎
文衡其知人者歟其後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
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
君也可謂反覆矣而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
用則夫惜哉建武帝之固小恩哉嗚呼後嗣主其
鑒于茲

此傳慶長九年之冬所作時先生二十
二歲也惺窩曰藤房傳叙事整亮贊辭簡

纂至敬至敬不怠則復古之功可俟焉必
待淨書之日

楠正成傳

楠正成者河內金剛人也乳名多聞其先敏達天
王之舅孫左僕射橘諸兄之裔也元弘元年秋帝
避平族之難而在于笠置城天下之士恐六波羅罕
到笠置者時帝假寐夢紫宸殿前大樹下衆人多
成行列如所謂天街槐衙也其南指枝茂葉蔓樹
間南嚮敷重篾席帝以為有誰在此帝哉傍有雙

鬢童曰欲避時臣之逆幸有南木下之御座在焉
此為陛下設也請快安寢言已而二童升天帝覺
自以為吉因召藤納言藤房以告焉藤房跪而言
曰是吉夢也雖古之商高宗自天賚良弼之應未
能過也是天之所以示陛下再踐南面之阼者也
敬之哉帝曰夫文南木為楠此處有姓楠氏者乎
成就坊律師對曰臣聞河內州金剛山之下楠兵
衛正成者有之帝敏達之苗裔而橘諸兄之後胤
也然蟬聯香纒世在民間也年久矣至正成其為

入素好奇計故以軍謀密策有名於邊臣請薦之
于陛下帝聞藤房之言乃心喜而自負於是勅藤
房遣使召正成聘詞甚厚正成即共使者來于笠
置帝使藤房勅正成曰為征東夷召汝汝即自來
其志不謫朕心嘉之為言所以次勝事於一時致
太平於四海之意朕其擇之正成奏曰乃者東夷
之暴虐自速天幸陛下能以天道為天壽乎彼身
何難之有但戰伐之功在智謀武畧也若以兵勢
而合戰則舉天下之士不能當武相二州若以謀

而爭則不過其摧利破堅而已是欺不難懼不足
者也然合戰之例毋必一旦之勝敗臣正成一入
未死于軍則於開聖運乎何有正成乃歸帝彌喜
不為無俚九月十一日正成築赤坂山而居焉殆
有五百騎許時備之後刈有櫻山者聞正成起兵
十三日在一宮遂帥兵通志於正成六波羅聞楠
櫻等叛告事于關東平副元帥高時大駭於是乎
為擊笠置赤坂遣軍卒西馳冬十月平軍圍赤坂
正成使舍弟正季與和正遠將兵三百騎潛居

于它山東軍沒溝傳壁正成大射之東兵多中傷者故少退諸卒皆卸鞍脫甲休息正季正遠伺之急馳大斬短兵相接東兵畏正成而不虞季遠於是遽騷正成亦出城共擊之東軍敗奔到石河而止時人曰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信哉東兵數萬又來攻城本間澁谷欲雪疇昔之恥徑到城下將跨超壁而入正成素重塗爲保及東兵之到壁下則壹切其繩而倒側東兵之見歷死者數百人又投中木石者不知其數其後東兵復攻以草盾

至城下將破壁牆於是正成以長柄杓酌鑊湯而洒壁前如雨東軍之見熱爛者數百人或病卧者殆百人自此東兵爲遠攻之計正成糧盡士卒怒然於是乎正成謂諸卒曰是行也亡敵屠寇甚夥是汝曹之所知也然東兵不滅竈是以知其不退今城中食乏無接兵故我欲潛出夫爲君先天下之人而欲立戰功者非宜惜命雖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今也死則暴虎馮河而已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今也不死則臨事好謀者也故我今出此城而後
大功可期正成詐為自害東兵知正成之死則退
若退則正成又出若進則正成又入若此而四五
腦東兵東兵不可不退是即全身亡敵之計也不
知汝曹為如何衆皆然之於是於城中穿坎深廣
二丈收礮齒于其中積薪柴于其上會夜大雨正
成出士卒或十人或四十二人正成使入留守城曰
此正成出行且數町焚焉正成行二十餘町而城
火東兵見火大鼓譟登城衆見坎中燬曰是必正

成也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皆流
涕先是笠置城敗於是赤坂城火櫻山聞二城沒
落正成死亡遂於一宮社刺殺妻子焚而死六波羅
使湯淺定佛治河內明年夏四月三日正成俄攻
定佛時定佛夜轉糧自紀州安瀨正成知之潛遣
入路奪取其米而來偽為米使定佛不寤納之城
中於是正成大呼擊定佛定佛知其不克乃降正
成正成合其兵殆一千人是月十七日行住吉天
王寺而陣于渡邊橋之南此時左將監時益越州

太字仲時代駿州太字常範貞居六波羅謂之兩
六波羅故時人不敢斥以六波羅稱焉六波羅令
隅田高橋伐正成正成拒之于天王寺隅高兵七
千正成爲魚鱗鶴翼大敗之隅高宵歸京此戰也
京兵多溺死渡邊水故章謠云渡邊之水浩浩滔
天既沒我橋遂及我田六波羅令宇都宮紀氏清
氏又攻正成宇都宮曰大軍已不利而還我今以
小勢而往可謂萬死一生雖然非所可以辭也秋
七月十九日乃帥數百人之桂松而屯正成同郡

人和田三郎說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見
今又使宇都宮來此夜已在桂松軍不過六七百
人向者隅高七千尚奔之况於宇都宮乎今夜往
擊之可也如何正成頃之曰凡戰之贏輸惟其勢
無在大亦無在小惟其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所
謂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是也向者大敵敗
北宇都宮不創若時來欲攻我其唯獨來也者忘
死也是坂東不雙之勇士也又紀清臨軍捨身輕
於鴻毛其士卒七百同心而伐我我必也危不若

不戰而誦之之善也。正成暫去此，則宇都宮即來。正成有奇計，必誦之。其術非卿曹之取知也。夜將曉，夫敵漸可到，早可去。此乃與和田及湯淺共退。厥朔旦，宇兵過古宇津，入天王寺。乃令人告六波羅、六波羅聞而喜，數日而後，正成聚覆兵數千，篝火于野叢之中。夜夜如之一夜，增一夜。宇紀清結甲，秣馬待。正成之來到，正成只又增火。宇兵見火，愈多，愈近。曰：正成兵勢太甚，不可敵也。紀氏清氏共謂宇都宮曰：以小乘大，不亦難乎？不如早還歸。

京師是所以不失前白之功也。二十七日，夜半乃還。厥昧爽，正成又入天王寺，曰：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余前言其不食也。明矣乎！衆皆悅服。八月三日，正成獻馬三匹于住吉社，獻白鞍馬、白綾申于天主寺。寺僧以金軸之書來說。正成曰：此厩戶王子之識文也。其詞畧曰：當入王九十六世，天下大亂而主不安，此時也。東魚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有七旬，西鳥飛來，食東魚而後，海內歸。一三年有，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年。大兇變，又歸。丁元正成。

曰今也固當若識則我君復踐阼在邇耳正成其
後築金剛山謂之千磐城三年春正月奧州太守
佛貞直遠州太守越氏實及崎基資將兵十萬圍
千磐先是羽州太守道蘊敗吉野豫州太守金貞
將拔赤松於是皆會殆二十萬乃圍之數十重旌
旗蔽野刀劍射日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此城高百丈周六里時城中唯可一千餘人是以
東兵爭進欲登壁正成發大石東兵多碎兜鍪損
頭顱雖然持盾而大進正成令精兵發積弩矢下

如雨東兵不顧死而將破壁正成又大伏弩齊射
之中死者日數千人東兵圍之三日其死者殆一
萬人其傷者不知其幾萬人也崎基資命十二人
書其數乃如此於是佛與州下令曰約法士衆不
聽而戰則抵罪因茲各列營數百東兵相謂曰毋
爲小千磐蜂虿猶有螫也况於正成乎金豫州說
貞直曰向赤坂之下也非士卒之功推其水道而
絕之城中水乏兵皆渴故降是以推之正成亦夜
汲東麓澗溪之水者也耶請認之貞直基資共然

其計因遣越越州守水正成素不汲之初正成之
將棲于此山也先尋水所峯頭有水号秘泉一夜
涌五石許雖大旱莫枯涸又為大槽三百以水實
之又每檐以箕納雨滴于器中是為潤衆口也又
具繩缶備盆鑿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陳番指巡
丈城繕守備表通道是為消火箭也其餘拒守之
具無一所關越越州以為正成不汲此水士卒皆
怠懈正成伺其困睡夜遣人出討之殺人數千越
越州亡歸本營正成獲其所捨之旗幟翼日建之

於陣上東兵見之莫不非笑越氏越氏大怒曰汝
等胡為不逼死死則死此我將先死自登壘而能
戰衆亦皆進欲入焉壘堅壁高不能上正成於是
發大圓木轉自壁上東兵或倒焉或躓焉或壓焉
或死焉是以大騷又多射之如向表的正成亦妙
百中是日也東兵死者數千人崎基資貝曰每軍殺
死彼少我多不如止近攻而為遠攻也自茲各停
軍無事故有褒貶倭歌者有連歌者有弈其者有
論茶者皆為慰無事也四五日正成作木偶人衣

雜史卷之八
十六

甲冑持兵仗夜置數十木偶于城下且使其掩楯
復潛軍其後大呼曰正成出矣東兵聞之爭赴而
攻合正成自陴上束矢亂發大右亂投殺敵又三
百人東兵熟視則芻靈也復彌恥恨越武庫者越
遠州之姪也一日對弈競賽恚怒乃相搃其屬皆
相殺二百餘人死焉城中見之大呼而嘲哂東兵
益恥三月四日平高時使使來曰停軍不可有勝不
日沮下之汝曹努力於是衆相議令梓人作梯長
二十丈廣丈五以綱係之以車軸轉之而且城隍

或爲地道突騎撞城東兵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
逸乃輕狎之徒數千餘渡長梯棧鼓音轟雷霆震
呼動天地爭進者相騰踐充塞于長棧之間而無
立錐之所於是乎正成投松明于梯上以束薪繼
之以彈油澆之溪風吹炎板柱已燒東兵欲退而
不能旣而梯中絕東兵顛倒溝壑焚而死者以萬
數東兵大潰自此東兵轉糧稍乏吉野戶津宇多
內郡之豪民蜂起承讓良皇子之命帥兵壅東兵
往來之道於是多捨兵器而逃去者伺之於險隘

之際擊之東兵大斃糧道遂絕乃報城中以期而
豪民敢死者數千人從城南衝其中堅諸將陣亂
乘銳崩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膽氣益壯
無不一當百東兵大敗而奔壹百餘里間然貞直
基資等諸將輕騎逃去正成盡獲其棄物甲冑刀
劍珍寶不可勝算均分與士眾樂豪之民關東武
人歷代傳寶之者到此時多亡失焉六波羅聞兵
日減又使宇都宮將兵一千紀清亦隨乃攻正成
宇都宮十日攻之正成十日防之此時城中亦死

傷者有之後東兵專執定礪齧欲掘壞山於是
諸卒手自持鋤而聚城中相笑曰舍兵器取農器
有我君太平之象也夏五月六波羅敗東兵乃解
圍而去到南都源義貞伐關東殺高時於是帝還
正成行逆攝州兵庫浦帝前席召正成曰大儀早
計之功偏在汝忠戰正成對曰此自匪我君之德
微臣何以尺寸之謀出三軍之圍乎蓋其謙也六
月三日正成承詔先驅越七日帝到一條內中其
時河內賊立左目憲寶僧正蓋平族也居飯盛山

正成即急馳下之斬頭數十級遂斬憲寶河內乃
定帝以正成爲判官食攝津河內二州大其功也
建武二年冬新田氏與足利氏有郤時尊氏在關
東伐平時行于相州義貞奏曰尊氏殺護良王子
於鎌倉藥師堂其叛逆已兆不可不圖之帝於是
勅義貞伐之義貞及尊氏戰于相州義貞軍敗績
而奔尊氏從之漸入洛正成拒之宇治是以入自
大渡明年春正月帝登叡山尊氏遂陷長安燒大
內是月也再戰于京師尊氏陣亂正成說諸將歸

坂本翌朝正成使僧二三人求屍曰昨之戰也新
田北畠楠已下七人皆殺死故來求其骸尊氏聞
而恠焉高師直曰昔夜敵皆去以其將之死故乎
於是乎斬其疑頭而梟之逮夜正成遣人然松明
數千于大原于鞍馬足利兵見而相謂曰敵皆逃
去請追擊之或鞍馬或小原或嵯峨或仁和寺莫
不往而追正成察其散殊而勸義貞等諸將直攻
京擊尊氏尊氏勢少氣屈奔往西州二月二日帝
歸自叡山居于華山院復京也尊氏逃到攝州湊

川聚離散之兵使直義將之欲再侵京師二月五日義貞奉勅往伐之會戰豐嶋河原時翌日正成殿至遙察軍機回自神崎出敵之後而自濱南進攻之直義敗歸湊川七日正成與義貞合兵又破直義軍於打出宿於是尊氏直義棄松奔筑紫王軍凱旋於京師既而尊氏在筑紫城聚人民繕甲兵將上洛又西州寇賊蜂起又播州松圓心起兵應尊氏二月義貞將兵五萬西征尊氏圓心防之于播州五月尊氏及弟直義大帥兵陸海相接十

八日到播州義貞退於兵庫乃以聞帝帝召正成曰汝速之武庫勅力于新田對曰尊氏以九州之有衆來格其從如雲雨也今以靡敝之小勢當強暴之大敵則必敗也唯尚召還義貞而陛下亦復幸睿峯臣正成行河內然則尊氏又入洛時義貞自東臣正成自南共伐之凶賊之滅也不日矣想義貞不戰而歸陛下將何謂耶故在于兵庫者也歟今若不速慮必有近憂幸陛下審計之坊門清忠儻言曰正成所言雖有其謂節度使未戰而退

皇帝再幸叡山皆不可也且尊氏之勢縱大而不可
過今春東洲之兵來侵時也只早令正成行則可
也帝從之又乃勅正成正成出而言曰我必死哉
即日率兵七百人之于兵庫義貞見正成而問帝
之情也正成對以帝之旨與已之意也曰以小當
大雖非所宜叶而此春之事似不免入口之彈今
又率軍而東愈非笑之是以暫駐此耳正成對曰
衆愚之愕愕不如一賢之唯唯故不聞道之人之
謗何必係于心乎夫當戰則進當危則退而全其

後此之謂良將也是所以孔子不與暴虎與懼
者也元弘之夏推平太守于一時建武之春掃足
利氏於九國是雖憑今上之德專惟在麾下之武
於干戈之法有誰其勞齒牙卒於弓矢之精何輩
可開唇舌哉合戰之術有始終為勝公其念焉義
貞聞已顏色解是月二十五日尊氏涉海軸艦百
里旌旗蔽空直義陟陸介馬萬匹鑿鼓動地義貞
陣于和田倚義助陣于經嶋氏明陣于燈堂之南
正成陣于湊川之西正成以七百人防直義直義

之兵數十萬裏正成前後擊之正成正季東之西
破北之南突直義軍莫知正成正季之所在於是
乎正成兵乘勝將擊直義直義馬傷鐵而殪會藥
公義下馬投直義直義乘其馬而走尊氏見之麾
左右曰直義勿討矣於是乎吉良石堂仁木畠山
高上杉等諸衆復大擊之正成正季又西而左入
南而右出曲而又東直而又北正成以一當十以
十當百尊氏亦加接兵正成復引而東方有七十
餘人追者數千正成爲圓陣短兵外向尊氏騎圍

之數重正成接戰破其圍正成既被十創正季
亦傷焉乃馳入湊川民家兄弟共死橋正負宇
佐美菊武朝其餘五十人皆自殺義貞急告正成
正季率于師於帝帝大驚悔明日義貞負單敗歸于
京師其後足利氏遂執天下兵馬之權帝後崩于
吉野君子曰藤房去之正成死之建武有二忠焉
正成有三子正行正時正義正行幼有父風

此傳亦可爲藤房傳同時之作也

銅仙傳

元和五年作

銅仙者古之神仙也其同族有桐君者銅桐古采字通用采金石藥毒之劑與黃帝俱論方技曰大塊資生鴻鈞斡旋金石雖若頑物而造化不息利用不窮焉於是方技與神仙並傳於世銅仙居于首山當帝之鑄鼎荆山銅仙之力居多禹成帝登天銅仙亦修鍊或不修鍊名山岩穴往往有人見之者及夏禹之治九牧也貢自揚州禹以其神明故擢列三品封紫陽侯領四百有六十有七山掌天下兵及

雜器周武王之時銅仙改名金人有口而不言木公薦之王嘉其謹慎親為之銘以自戒既而一旦入躍于鑪鞴大冶以為不祥然其功用不可廢也其後不知所之周衰金人出自西域云其子孫在中國者與范氏友善越王勾踐用其計滅吳致伯業王遂鑄范蠡范蠡去之陶陶後為秦穰侯邑自陶來者曰柱侍始皇帝會燕太子丹使刺客提帝事急柱翼蔽帝七首飛中柱而帝得脫是日微柱則始皇事幾殆六國既亡始皇心忌銅族自古司

兵器而聚收其黨以銷藏之置於咸陽世所謂金
人翁仲者也漢興武帝元狩三年驃騎將軍霍去
病伐隴西令曰者卜之曰今日之俘人乎神乎非
王非木惟夫得於林屠果獲林屠王祭天金人帝
大悅寘甘泉宮側其後百九十餘年明帝夢金人
自西方來既而得之是皆古銅仙之族耶非耶其
種屬分居諸山者甚多矣銅仙善衛養得不死時
時出于人間其庶族白水真人名孔方者不義而
富最幸於君崔烈依孔方仕為司徒衆嫌其臭銅

仙獨與孔方絕交故世稱其剛銅仙之巨姓有曰
狄者住于霸城逢仙人蒯子訓受按摩之法逮於
李唐有桐人者銅仙之後也慕桐君之風不惜竹
筵而能示經脈絡所始終鴻術家掘之太宗一見
桐人而乃知人身臟腑皆屬脊於是下詔停笞杖
之刑時人賴桐人之惠焉然孔方之苗裔蕃息橫
行國中獨銅仙疾其趨利遂乘舶浮海來于日本
隱長安百貨鋪久之無採用者一日有識者交易
提携而還雖波斯寶店不待買胡然知者知之從

其所玩好也銅仙咲曰我在中華嘗聞日本昔天
孫之降下也天鈿女神露其乳裸其胸排裳帶于
臍下大咲與衢神相共詰問由是天衢亨而天孫
下又聞祭伊弉冊神以花歌舞而奉焉言未已復
開口輒然銅仙常好笑首戴簪手執書背負花瓢
衣帶不及乳鞞腹張立于几案之間望之音偉近
之緋約殆非常之珍也副墨子唱曰銅仙銅仙彌
久彌固不磷不麤不蠹不蛀剗垢磨光遇汾水陶
鑄辟粒鍊精浴姑射之風露惟稟允方之勁氣為

五行神忽入艮山之文房增四友數東軒之朝西
清之暮安靜而重窈爾泥塑夏畦之病奈何哉只
是銅仙獨笑而悟宜乎在此在彼見之無數於是
艮山主人握銅仙之手歡而又笑遂易姓名曰獨
笑獻笑又號賣花翁人望之以為神仙焉
本朝青史氏曰銅氏有二姓焉未詳其所分出自
首山曰銅氏居蜀嚴道曰金氏所謂容成侯金烟
者也西域金仙氏不與焉桐氏者相君之胤也今
以天鈿女之貌不失之於銅仙其所賣花蓋所祭

伊萃冊之花未散者歟獨咲之來于日本良有以
夫良有以夫嗚呼道器不二物我共盡惟夫斯銅
仙歟見而知之得而玩之者曷喪德喪志哉

銅仙者惺窩所藏也使先生作之傳既成而
呈之寄書謝曰銅仙傳適所期快哉快哉一
夜之腹稿不借點竄八又七步今又見之早
淨書以賜之不留机格上卷以還之蓋督爾
一覽無一字之遺憾多可多可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終

